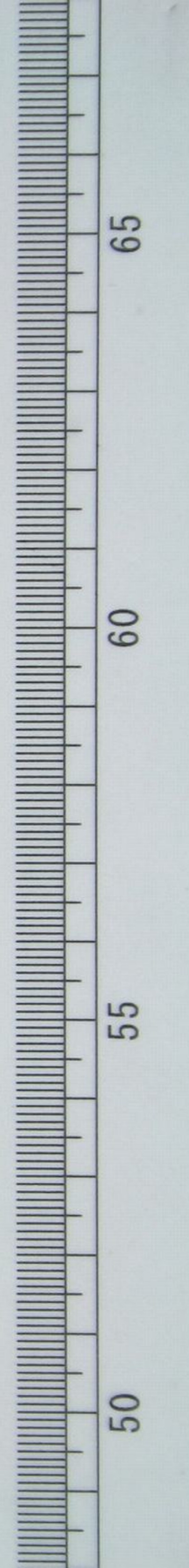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17



龍威秘書三集

悠代詩話八種

第二冊

國朝詩人小傳卷一

鄭方坤

龍威秘書三集二冊目

大西山房

010190608390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

開 鄭方坤 荔鄉 撰



浙江馬俊良 曠山刪訂

目次

卷一

宛陵詩鈔小傳

曝書亭詩鈔小傳

梅村詩鈔小傳

三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目次

三有友和言三集

靜陽堂詩鈔小傳

賴古堂詩鈔小傳

田間詩鈔小傳

石臼詩鈔小傳

築子詩鈔小傳

畚山詩鈔小傳

舟車詩鈔小傳

南田詩鈔小傳

託素齋詩鈔小傳

漑堂詩鈔小傳

西堂詩鈔小傳

西河詩鈔小傳

采山堂詩鈔小傳

清吟堂詩鈔小傳

湖海樓詩鈔小傳

午亭詩鈔小傳

澹園詩鈔小傳

聰山詩鈔小傳

詩鈔小傳卷一
安雅堂詩鈔小傳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一

閩 鄭方坤 荔鄉 撰

宛陵詩鈔小傳

施閏章字尚白一字愚山宣城人祖父俱以理學名世為東南人士所宗先生少負異資習聞家學弱冠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名噪江左順治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多所平反朝士爭籍籍言其可大用會

世祖章皇帝方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名居

第一遂提學山東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通賊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公歌垂泣諭之遍歷崇山廣谷備悉民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春陵行而民亦相勸輸賦毋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更不能爲暴又數平冤獄案牘益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閣皂山色支頤賦詩築思亭於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卽與遊客觴咏其中無何以

裁缺歸里民送之如歸市臨江故有江清可以鑑先時民過之嘆息曰是江如使君清因改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爲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之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又二年晉侍讀當是時愚山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作爲文章極其醇雅而于詩學尤邃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益然而春溫一

時詩人有南施北宋之目王阮亭先生最愛其秋風
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
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之作
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此
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又謂其清詞麗句層見叠出
倣張爲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標出與康樂池塘生
春草立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艸月映清淮
流并資藝苑談助云

曝書亭詩鈔小傳

朱彝尊字錫鬯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
覆誦不遺一字爲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卯之時
卽便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
族自其曾大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中人產至是
幾絕粒顧守青齋舊物諷誦弗輟旣而嘆曰河北盜
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
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并元子步人
歌人皆笑以爲狂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贅壻於嘉

興馮氏馮公有客王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既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人爲言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皆鑽穴前聞參証已說卓然有傳於後無疑古文詞翦截浮囂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峰之間高參一座詩名尤籍甚人口時阮亭尚書以風雅

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驂駟者濟河海岱間每以山蔣田氏並舉爲言而江南人士亦有漁洋相津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談門下土阿私之論附影隨聲不可爲典要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鍊不肯人云亦云若以四敵正如玉溪生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乃引楊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峰此必曰潯陽九派者迄今交遊零落壘站楚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爲南杜二大宗師比於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

矣

梅村詩鈔小傳

吳偉業字駿公一字梅村太倉人少負絕人姿過目
 成誦凡經史百家稗官小說山經地志釋典道藏以
 及西陽之典羽陵之蠹珠囊玉笈之遺赤文綠字金
 匱石室之秘自十五六歲時即已原原本本兼綜共
 貫作為文章如兔起鶻落風發泉湧千言倚馬莫能
 窺其涯涘時張天如吉士以復社領袖教授里門門
 下士著籍者不下千人求其教學相長間一知十卓
 然稱都講生者延陵而外實不能再屈一指一時企

言金小傳卷一
羨謂扶風之遇鄭康成河汾之得薛收董常此其選
也年二十舉崇禎辛未科會試第一廷試賜一甲第
二名進士及第時猶未娶特撤金蓮寶炬花幣冠帶
賜歸里第完姻於明倫堂上行合巹禮蓋自洪武開
科花狀元綸後此爲再見士論榮之嗣後廻翔館閣
不十年淹陞至宮詹學士金鼎沙堤且暮聞物耳乃
旋遭蟻賊之亂都城失守天子殉社稷倉皇行遯滿
目蕭條當其時亦思引刃以自裁捐軀以見志徒以
雙親年老濡忍不決及入本朝逼於徵召復有北山

之移論者惜之然讀其詩詞樂府故國舊君之思流
連言外如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古人
一飯猶思報甘載恩深感二毛聲有餘哀情文兼至
及臨終一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石
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
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千結追往恨
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
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
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

完缺悲憤自訟不作一欺人語讀者畧其迹諒其心可也所作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雁門尚書行思陵公主輓詩諸什鋪張排比如李龜年說開元天寶遺事皆可備一代詩史豈僅若函書管井但說庚申勵哭荒室徒傳乙丙已哉按節而歌猶令人掩卷而三嘆也

一十二芙蓉齋詩鈔小傳

龔鼎孳字孝升別號芝麓合肥人前明進士官蘄水令以殊尤徵為御史坐言事下獄甫論釋而明社屋人本朝用大臣薦以原官起用屢起屢仆卒以才名受

世和之知嘗謂左右龔某下筆千言如兔起鶻落不假思索真當今才子也以此游加擢用歷官至大宗伯云時鼎革方新前朝耆舊多混迹於酒人畫師以寄其惶際幽憂之感又少年英俊希光而待蔭者愈

言金小傳卷一
集京師不能無丐齒牙仰煦沫先生開東閣以招之
分餘明以照之嚴冬之裘萬里三塗之縵千尋古云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者川鶩星奔於
斯爲盛先生旣負宗師重望而才氣又實能籠罩羣
英每當花晨月夕三爵以後擊鉢賦詩風流自賞或
一題而數吟或一韻而七八疊無不扶質垂條方流
圓折笑諧間作落紙如飛一時名士胥俛首攝伏而
歎爲天人未會有也全集曰三十二芙蓉齋稿其調
高以逸其詞婉以麗其音節響以沉其託旨也遙深
而其取材也精確新聲綺製非復人間所謂五嶽起
方寸讀書破萬卷者惟先生足以當之吳門顧茂倫
次先生集於虞山婁東之後有江左三大家之刻紙
貴一時如鼎三足匪僅若禹貢荆揚之稱金三品者
之有所軒輊於其間也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
吉士改御史譽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既遭中
原板蕩

靜惕堂詩鈔小傳

曹溶字秋岳別號倦圃嘉興人前明丁丑進士選庶
吉士改御史譽諤有直聲中朝貴人多側目既遭中
原板蕩

聖主當陽張八紘以羅才俊先生以先朝遺逸亦思
跼伏艸茅終樞項黃馘以死徒以推轂者衆敦逼出
山不獲遂其初志既歿歷中外久游陞至少司農中
間升沉淹速不常厥居亦時而為嶺海關塞之行道
康熙戊午巳未間

天子思得闕博之士備顧問大臣有舉先生名應詔者先生已歸隱林泉仰屋著書三微不起矣少日即以詩名年事漸增風格日進體氣自然意匠深穩與龔芝麓宗伯異曲同工卓然爲國初一大家李天生稱其五古如羚羊罍角無迹可尋而渾金璞玉中奕奕自露神采又云意取其厚詞取其自然所以復漢京也調取其俊逸格取其整所以明選體也而渾雄悲壯馳驟兩唐者反在所畧又云七古向有獻吉如龍仲默如鳳之喻龍變化不測鳳文采斐然可謂深

知李何者要之二體亦未能偏廢先生雙提並輓而行而奧衍宏深不顧時眼大有郊祀鼓吹之遺世無言漢詩者吾珍此自賞耳蓋其佩服若此至五七律之一氣渾成五七絕之正變互見其見稱於李秋錦陳其年潘稼堂鄧孝儀諸公尤未易更僕數昔夫子論玉有七德而申之曰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夫玉之德至於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而其精氣之著見則田夫野老皆得望而知之世之爲詩者不枕經笈以盡其才月鍛季煉以博其趣涵濡

醜醜息深深而出塵塵徒取煩音輒語希世媚俗則
非玉也磻丁讀靜惕堂集其廢然而知返也夫

張古堂詩鈔小傳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又別自號樸園學者稱之
曰樸下先生先世自金陵徙居撫州之樸下數傳復
徙大梁考其世唯樸下居最久取以自號志不忘也
少好學能文章弱冠從海內諸名士游聲稱籍甚崇
禎庚辰成進士授澠令以守城功擢御史十日而京
師陷聞道歸里門明年王師下江南遂以御史招撫
授鹽法道遷閩臬踰年陞右轄尋轉左時山海崎嶇
無尺寸乾淨士公至創以雕勦收餘憊而煦哺之使

反側子自安平李鳳毛之亂解清涼之圍見者有驚
爲神施鬼設不知皆從書卷中體驗古人成局而變
化時之者也旣以御史臺徵士章言閩事輒報可又
密有所廷白頗摘挾用事者驟擢少司農而聞者咋
舌曰禍始此矣已而督臣果飛章誣劾奉詔赴閩勘
時有司已鍛煉具獄比到吏民守府訟寃者以千百
計按察司與五司理會鞫得其寃狀與平反撫軍不
敢任請廷質詔逮法司復訊仍以辟上秋有詔朝審
讞之口忽大風從西北起吹爰書入雲端移時乃下

於是羣公卿楊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適緣大行遺
詔遂未竟朝審案援赦論釋尋出爲青州海防道轉
江安糧道再被論事自而卒生平喜爲詩宗仰少陵
然機杼必自己出不屑爲公家言劇鉢澗濯而歸之
大雅而訟繫前後數年所得詩尤多方坐獄堂下健
卒爭撐立呼晷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
送客游大梁二十絕句投筆起對簿詩語皆驚人獄
成奏上人謂且不測公赫蹠細書與所親曰今日當
得旨束衣待之所謂時至則行也又一札云今日尚

不得旨又活一日屬友人爲作又活一日印章卽此
而論較子瞻獄中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
雞之句其度越古人何等哉當公之被逮人都也百
姓皆炷香號哭追送數千里謂公活我顧奈何反以
聞事累公語悲痛不可聽詳閩人高兆因泣記中其
時連染者近千人考治榜掠瘐死無算猶數百人從
公對簿輿大呼白公忠直無罪情詞慷慨卒無一言
撓敗吁難已某閩人也先祖二銘公屢公文章道義
之交嘗枉駕三造做廬閩里傳爲佳話潘公遺集益
不禁廢書而三嘆也

田間詩鈔小傳

錢秉鐙字幼光桐城人後更名澄之字飲光崇禎朝以明經貢入京師屢上書言時政得失不報遊吳越間與復社幾社名流雅相引重日擊秦寇躡中原啗指嚙齟銳欲以功名自奮追南渡而後事不可為麻衣芒鞋間關萬里崎嶇閩嶺間猶不忘之
初志焉嗣後海宇風清玄黃戰息繩床土室埋照終年酒德琴心達生用老斯咏斯陶或嘿或語格每進而益上詩屢出而不窮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劍南之

神髓而融會之昔賢論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
閒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讀田間一集庶幾近之稀
章繪句家不能道隻字也

石臼詩鈔小傳

邢昉字孟貞一字石湖高淳人少日爲諸生有名明
末社事大興淮服江表之間孟貞實爲職志每酒壇
詩社座以爲無車公不樂同道爲朋流言不信聲氣
廣乎翕然四應明社旣屋敦蠱上履二之節伏處湖
濱謝去舉業不事泉明之柳當門仲蔚之蒿塞徑彈
琴賦詩蕭然有以自樂其於人世聲利之途蔑如也
最工詩五言清真古澹從韋柳門庭中來陳仲璣謂
孟貞詩無一暢懷語如讀孟郊東野集令人不慊施

愚山與相友善其沒也爲輯其遺詩以傳王阮亭尤
最所稱賞悵未及友其人官祭酒時鄉人李某注令
高淳特屬訪其後人李至問之則老妻穉孫鬻鬻孤
寡餽粥恒苦不給李脫贈三百金爲置腴田百畝俾
免飢寒而其家竟不知誰爲爲之嗟夫羊舌下泣之
仁卹成分宅之誼豈所望於素未識面者哉錄此用
表古道且以誌文人身後之遭也

榮子詩鈔小傳

紀昀鍾宇伯紫別號蕙叟上元人崇禎間爲名諸生
時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周鍾介生輩肇
舉復社四方雲集響應各以類從要必有一二人焉
爲之宗主如貴池之劉伯宗吳次尾蕪湖之沈崑銅
宣城之沈眉生是也而金陵爲陪京重地山川妍淑
風物清華鐘鼓聲聞衣冠都雅是時扶質垂條星奔
川鶩者則必以紀伯紫顧與治二君爲職志與治早
歿而伯紫獨領袖羣英繼丁陽九之厄一時名士糜

身湛族取義成仁而一瞑不顧者固不乏人而岐路
參差蒼黃反覆賦空床難獨守者正復悉數而末可
終甚且囚首賊庭六等定罪固向之談忠說孝邦國
羽儀而羣奉爲黨魁者也伯紫以青雲白雪之身儼
然不滓躬耕養母遠害全身古所稱隱不違親貞不
絕俗者其庶幾焉少與廬江龔宗伯友善宗伯旣貴
爲招之至京華下榻焉歲且十稔此外未嘗輕謁一
人輕投一刺如天半牙霞可望而不可卽詩若干卷
宗伯爲繡梓以傳近代徐天池虛次楨陳白雲皆得
知己一人死以不恨而伯紫更躬逢其盛矣伯紫有
妹名映淮富才藻善詩幼有棲鴉流水點秋光之句
後適萬州村氏以節聞阮亭主公司理揚州作秦淮
雜詩其末章云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
伯紫見之殊不悅曰公詩卽史今以青閨嫠婦與莫
愁桃葉並稱後人其謂之何公改容謝之後爲儀曹
力主覆疏旌其閭曰吾以讎少年綺語之過亦可稱
一段佳話也鈔伯紫詩並疏其軼事於右

舍山詩鈔小傳

方文字爾止桐城人天啟末諸生司農玉峽公之子
狀貌魁傑賦性亢爽少負時譽高自標表好結四方
知名士與從子以智聲名相頡頏崇禎中江上選家
林立楊廷樞維斗錢禧吉士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
諸名士狎主執林國門一懸千金不易爾止楮桂其
間所選訥雅一書壇墀枯望並重雜林旣因世變不
就博士弟子試銳志著述其爲詩陶冶性靈流連景
物不屑爲章絺句繪之學間有徑率之句頗爲承學

言金小傳卷一
口實然爾止實苦吟含咀宮商日鍛月鍊凡人所輕
忽視之者皆其嘔心刻肺而出之者也好改人詩與
人辨論至面赤背汗不少休人亦以此嘆之而爾止
已語罷輒忘不復省記矣所著畚山集五十卷一時
老宿若

龔芝麓施愚山林茂之孫豹人宋玉
叔顧與治紀伯紫諸公皆盛相推許以爲必傳今其
詩具在如萬劫不燒惟富貴五倫最假是君臣年少
才如不羈馬老來心似後凋松性情最是遊不倦富
貴何如詩可傳小肆尚能三豆弟醫方猶可立君臣

天下後世必有誦其詩而知其人者爾止以己壬子
生命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
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僕於前呈其詩卷王阮亭爲題
詞且語座客曰隋坦率白老姬可解皆不足慮所慮
杜陵老子文峻細密恐畚山不免喫藤條耳一座絕
倒此雖戲語亦可想見此老之興酣脫腕不暇草書
時也

舟車詩鈔小傳

陶澂字季深寶應人以字行又去其複字止稱季四方識與不識咸曰曰陶季陶季云季深早失怙恃崇禎末天下亂挈妻子避地吳趨有運斯德耀之風福王南渡後棄諸生不事而專肆力於詩古文詞性耽遊覽嘗之燕之齊之晉之吳越涉八閩浮三湘七澤遊屐所到聲名翕然其所著詩多於舟車中得之因名舟車集倏然詠歌自適其性清厲忼爽無一愴悅蕉萃之音斬州顧景星所稱爲二百年來山林無此

作者也嗟夫世之號逸民者大率先貞後黷蒼黃反覆如北山移文所議能終老蓬葦矣或沒世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槁項黃馘亦無取焉故必隱逸與文苑合傳一洗終南捷徑之辱而逸致閒情實能與玄真子甫里先生後先競爽乃所謂難能而可貴也如季深者其庶幾焉

南田詩鈔小傳

惲壽平以字行名格一字正叔別號南田而南田筆墨之名特著生而敏慧眉目秀朗父遜菴授之書上口卽能解義八歲詠蓮花成句驚其塾師崇禎末方十餘齡遇變故隨父崎嶇閩嶺相失黃華山下旗帥某得之愛其聰穎欲留以爲子遜菴旣以緇衣得脫偵知子在某所其帥媼酷奉釋氏將挈之過靈隱因屬寺僧善言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卽日剃染留寺中而去旣歸遜菴卽褫其鞞

帽易寬袍大袖日加督課學乃大成遜菴爲復社遺
老學問節概東南碩果四方聲氣翁集南田張筵脂
牽賓餞成禮承志曾無倦容少時流離瑣尾以畫叙
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無愧白華孝子畫
筆得於天性本工山水烟雲萬態多做黃鶴山樵既
與虞山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
下君將以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
含苞怒放殘英半墮渲染皴裂別開生面間作一虫
一鳥傳神阿堵刻欲飛動而題語書法兼工故世稱

南田三絕沒未十年一縑之貴購數十金又不獨以
筆墨重重其品也詩率幽渺淒戾托寄遙深故與月
泉吟社相類其詠梅口可憐雪霰相催急纏到春風
已白頭可想見其憔悴枯槁矣性落拓椎尚遇知己
或匝月爲之點染非其人視百金猶土芥不市一花
片葉也每舟車返裝橐累千百金家人散漫輒隨手
散盡以故遨遊半世而貧至無以爲家其卒也賴故
人經紀其喪所居有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士云

託素齋詩鈔小傳

黎士宏字媿會長汀人負岸異姿自為孤童卽能讀
等身書嗜聲詩又不好繁艷諧俗語少遊寧化李元
仲之門稱入室弟子應試三山見曾弗人作蘭與蘭
語詩為贊弗人大擊節且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
也時新建徐世溥有文名與虞山宗伯書謂今海內
人士惟長江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兩人已耳而周
櫟園方伯謂黎自可單行若此並漢陽恐疑噲伍其
為名公大人所傾倒若此順治甲午捷京闈屢試禮

部不第需次授廣信司理旋以裁缺補永新令舉能
其職歷官至甘山道移節寧夏適邊將倡亂河西一
帶無固壘人心風鶴訛言日數起顧獨以鎮靜處之
督餉籌邊治軍書每至達旦八年塞上勞苦功高迨
千羽舞階膚功克奏諸公多以節鉞相推而屢疏陳
情卒遂初服以去一畝之宮彈琴賦詩蕭然有以自
樂幾忘當日之赤羽自旗而以身爲長城之寄也者
昔臧文仲有言賢者急病而讓夷若此者可不謂加
於人一等歟著作甚富遠家謂其古文清新俊逸未

嘗步武前人而動與古會詩格隨年而變大抵刊落
陳言清真樸老與周櫟園汪舟次諸公後先競爽異
於以聳悅爲工者寅湖青草之奇靈洞翠華之秀吾
於託素一集蓋悠然而觀其深矣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為大賈饒於資崇禎末年
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為則散家財結客集義
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為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
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
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
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騏驎而攀鱗翼者莫不幸
趨門下京師為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
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八試

灑堂詩鈔小傳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世為大賈饒於資崇禎末年
李自成破潼關中原事不可為則散家財結客集義
勇數千思殺賊自效既乃為賊所敗隻身走江都折
節讀書交四方知名士遂以詩名世康熙己未歲公
卿交章論薦舉博學鴻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乾
學通賓客盛聲氣士之附騏驎而攀鱗翼者莫不幸
趨門下京師為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
向北辰東海徐郡也豹人恥之屢求罷不允促八試

不終幅而出

天子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

上薄之特子中書舍人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鬚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曰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何旬日言岐出也部臣愕謝之豹人貌魁梧身長八尺聲如洪鐘龐眉廣頰衣冠甚偉與尤悔菴初未識面一日者悔菴客揚州集某公處豹人甫入門於稠人廣座中望見卽趨赴曰此

孫先生耶吾固識之相與握手大笑籍本秦川遭世亂毀於賊流寓邗水遂卜居焉家無負郭田環堵蕭然左對孺人右抱稚子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間人幕府爲諸侯老賓客晚播遷在外不克遂其鄉關之思則築室數楹顏曰澗堂烹魚釜鬻隱然寓西歸之意其懷抱從可知矣嘗遊焦山中流遇大風鼉作鯨吞舟人皆戰慄無人色豹人獨從容扣舷賦詩曰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時人服其雅量所爲詩衝口而出

搖筆而書老幹紛披天真爛漫而調古格高不作一
塗澤語固未可與貪常嗜瑣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西堂詩鈔小傳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宮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廷除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詞徵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最長四十九入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

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衆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籟如臨去秋波一轉制藝讀離騷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苑又於南巡迎駕之日晉官侍講年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俎學者胥悅奉爲兔園冊作詩甚富

上焉者爲白傅之諷諭間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
天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要爲吐其心之所欲言昔雲
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呵曰汝言不用
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今之不事裨販者見亦罕
矣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
進一解焉

西河詩鈔小傳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牲與兄萬
前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
生少負才縱橫為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
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
應試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
為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
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
楚重繭復壁曼嘯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

西河詩鈔小傳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牲與兄萬
前知名人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
生少負才縱橫為詩歌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
合即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殺者既遭亂不
應試間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以
為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
人事搆之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
楚重繭復壁曼嘯長吟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

幽憂騷激之思過淮陰於張吏部園亭倚醉扣槃賦
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城中鈔寫殆遍又嘗游飲
禹州楊花飛飛望署後白雲樓泣下作歌匝月而都
下之妓館酒樓競相傳唱皆其生平之佳話也久之
以鴻博徵授史職在館七年告歸又十餘年乃卒西
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尤好與宋儒牴牾
爲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臨
感寄無聞焉工拙概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
美始後乃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填實拈難工也又生

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詞繁意盡去風騷之義遠一
日者汪主事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
先知之句稍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遽拂然曰
鶯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衆爲捧腹然西河詩實能
以雋骨幹艷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
重見神龍景雲風度始寧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
集而感嘆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附徐都講詩一
卷卽受學時所存稿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無
如都講者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采山堂詩鈔小傳

周篔初名筠字青士別字簡谷嘉興人少遭亂棄去
舉子業不治受雇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
船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筭斗
斛權衡堆滿肆於糠粃中撥亂書讀之窮年矻矻紉
史簞經蠶頭細書盈尺滿筭未嘗少暇息其爲古今
詩句敦字琢超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
翊范路沈進路弟子繆泳秀水朱彝尊海寧朱一是
交賞其詩與相唱和四方名士過者輒留飲或醵金

曾餐泊舟於門相接也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歲潦出私錢爲粥以食餓者旣急人難又交遊漸廣有請必應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嘗元日挈子收至武康銅井山尋僧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塗循澀路前進敢哭於後不少顧遙望林中燈修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

因煨芋魁共啗留信宿乃躋山顛徧歷七十二精舍而返其儻曩不羈多此類也晚年詩趨率易嘗醉書五言云似士不遊庠似農曾讀書似工不操作似商謝奔趨立言頗突兀應事還粗疎饑凍不少顧吟詩作歡娛真可當一幅寫照矣

清吟堂詩鈔小傳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村錢塘人自少好學能文家固貧年十九之京師以諸生就京闈試不利落魄羈窮賈文自給新歲爲人書春帖子往往自作聯句用寫其幽憂牢落之懷偶爲

聖祖皇帝所見大加擊節立召見旬日之間三試皆第一於是簡入內廷供奉旋授內閣中書舍人擢翰林院侍講游陞詹事府少詹事嗟夫先生一孤監寒儒耳當其留滯長安三旬九食殘杯冷炙時遭戴安

道之辱茲能以文學自奮致身霄漢之上故論凌雲之際遇則與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者同其烜赫驚霄晝之宣呼則與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者均茲歛密覩錫予之駢蕃則與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者等斯寵渥至於栢梁侍宴天祿校書行幄屬車廢歌載筆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視夫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俳諧捷給富麗爲工者其氣象可同日語哉先生素謹慎口不言温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致通顯朝士多

側目會有造蜚語上聞者賴

天子仁聖放歸田里曲示保全之意越五年復以原官起用仍內直如故謝表所云媿寵榮之踰分致嫌疑之紛來荷蒙曲護孤恨得遂歸田之願終收傲履俾孑望闕之誠由中之言知非強設矣久之以母老陳情卒獲初衣之請又數年乃卒亦詩人之秉禮守義而身名俱泰者歟所爲詩諸體具備豐而不失之靡約而不失之促和平爾雅而不爲鈎章棘句之習所謂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雲蒸龍變微斯人

吾誰與歸

言金八卷一

湖海樓詩鈔小傳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爲諸生偃蹇至五十四歲始用大臣薦召試博學宏詞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四年以疾卒京邸檢討少清癯長而于思學士大夫皆稱爲陳髯一時言詩古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贈公並以清流爲名卿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間丹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旣連不得志於場屋乃束裝爲汗漫遊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

下凡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爲榮。庭脯之資溢於堂，四方之履交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如土，每出遊贈遺千金，輒隨手散去。時時匱乏，則仰屋擁書，眠如是者，終不悔。所作詩風華典贍，原本六朝三唐，後乃傲兀自恣於昌黎眉山諸家，而得其神髓。遇花間席上尤喜倚聲度曲，與酣以往，落紙如飛。慢詞小令多至千八百闕，振古所未見也。爲文最工駢體，每於敘懷傷往，愴有餘情，哀艷流逸。庾開府後一人而已。髯未疾時，屢以江湖山藪爲念，緣史事方

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吁！其可哀也已。不佞少日好縱覽前輩詩文，檢討一集尤素所辦，香奉之，都鬢絲禪板之遺，圖採楊枝紫雲之軼事，風流跌宕未嘗不掩卷想見其爲人也。

午亭詩鈔小傳

陳廷敬字子端別號說巖澤州人六七歲後塾師受句讀見左氏春秋傳喜而竊誦之嗣後見他古文無不然家固多書從兄庶常公尤好古則從學之盡發所藏書縱觀之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不與之合間亦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茗文見而大異之感激注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

言金小傳卷一
焉其後召見殿中問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宏
博鴻儒備顧問舉若文兩人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
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爲詩伯一爲文宗卓然
爲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
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轂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
以人事君之道者矣先生少不好弄遇羣兒戲則聳
肩袖手望望然去稍長衣冠偉岸儼而後言議而後
動磊砢自異蓋天性也歷仕五十餘年遭逢聖明位
爲上相旣用德行事業光昭邳治黼黻皇猷而又以

文章餘事深契主知

聖朝之賜詩序有曰其氣淵若其言藹如清醇雅厚
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竊其諸一字之褒榮於華
袞者歟陳乞章屢上得請歸有日旋奉

特詔再入綸扉逾年而赴玉樓之召家於午亭彙平
生所爲詩賦雜文五十卷題曰午亭文編云

澹園詩鈔小傳

徐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先生昆季皆一代偉人蔚爲國器視王氏之珠薛家之鳳不翅過之而仙韶法酒臚唱三聲履跡衣香集成一品尤屬古今僅事以是識與不識咸嘖嘖稱三徐云季爲立齋相國其得第獨先次爲果亭閣學康熙癸丑第二人及第長卽先生庚戌探花出編脩洊陞至大司寇三公以博學高才連擢上第位列卿門地之隆賓客之盛一時無兩而先生尤知人能得士有人倫水鏡之目凡

蒙其賞識者率飛黃騰達以去登李元禮之門不啻
虬戶望韓昌黎一面有若秦山海內之士雲集星馳
若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每於退朝之暇
簪履滿堂先生口酬辨問手繕簡牋耳受陳稟兼施
並給曾不錯誤客退則書卷隨身輒親鉛槧卽飲闕
寢倦曾無休息之時先生固愛才若渴絕不爲私然
以交遊太廣聲氣大通其家人門下客不能不緣之
以爲姦而上之失職不平者復鼓唇搖舌其間蜚語
謠言傳播坊市於是督撫暨內大臣撫拾罪狀連章

劾奏賴

天子明聖置不問先生遂謝病乞歸五疏乃得請命
脩一統志倣宋司馬光故事書局自隨

御賜光芒萬丈四字以寵其行聖眷固未之春也逾
年詔以原官起用而宣綸之日卽爲撒瑟之辰八百
孤寒齊下崖州之泪矣先生與汪蛟門論詩不合至
於忿爭攘臂若昔日陳艾然者蓋注主韓蘇端取才
氣可寇則格律圓整音調和諧不離唐詩正聲者近
是同時梁蒼巖相國有蕉林集王藻儒相國有西田

言金人傳卷一
集王儼齋司農有橫雲山人集皆肆好和平不失五
堂家數而司寇尤意餘於匠情深於文蔚然成一家
言余欲承學之士重睹漢官儀也特錄澹園集於冊
而他槩從畧焉

聰山詩鈔小傳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鳧盟永年人端愍公長子也少
而穎異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絕去時俗蹊徑顧獨
喜爲詩十五歲補邑諸生有名庠序間會帝京失守
端愍公殉國難扶柩襄事畢卽間關走江南求先
人知交作志傳捧以歸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沉博
士弟子中非其志也鄉居力耕課二弟皆成名足跡
絕城市以恤事至京師公卿大人皆折輦行與交有
欲以山林隱逸及孝行薦者辭不赴拂衣歸邑人張

蓋贈詩云草澤英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
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論者以爲實錄旣棄
舉子業不事則益肆力於詩沉鬱頓挫一以少陵爲
宗與其友雞澤殷岳伯巖永年張蓋覆輿曲周劉逢
源津逮邯鄲趙湛秋水更唱迭和觴咏爲樂王阮亭
謂河朔詩派實自鳧盟開之晚歲究心性命之學并
詩亦不多作謁孫徵君奇逢於蘇門執弟子禮歸來
大書於堂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
來又自題書室云學古之志未衰每日必擁書早起
干世之心久絕無文不把酒高歌栢鄉魏相國贈札
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
博文而約禮其見許於大賢如此亦可想見其所得
矣卒年五十九或謂其數與少陵適相符云

安雅堂詩鈔小傳

宋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少負異才風格道上自
十九九時卽以詩賦古文詞屈其曹偶每一篇出學
者視若虬珠拱璧無異詞者壯歲成進士廻翔郎署
其標格意氣文采風流並足推倒一世如景星鳳凰
爭先覩之爲快嗣出備兵秦州晉兩浙憲長漸嚮用
矣族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逮入對簿一門咸就
繫羈西曹且逾歲久之事得白自傷非常奇禍起於
骨肉之間躡險騎危謹而後免遂流寓吳越夢斷鄉

言金小傳卷一
關居無何

天子察其寃抑起補蜀臬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告變發憤填膺既則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嗟夫以彼其才謂宜排金門侍玉凡一鳴國家之盛願乃浮沉郎署俯仰隨人及分藩建節總憲外臺方少自發舒復中蜚語幾罹不測既賜環柄用矣烽烟間隔全家陷賊中幽憂佗僚終至傷生時命之窮可爲扼腕然所爲詩具在覽古寫懷思鄉望闕江山資其悽惋風雨壯其羈愁豪宕感激怨誹而

不怒有勞人志士之思焉荔裳歿後四年

詔徵鴻

博之士授翰林官有差論者謂荔裳而在石渠天祿自當首推一席而不幸墓州宿矣悲夫荔裳雅善諛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騾馬行牙人以附勢歛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客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又萊人某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訴急騎追之荔裳往視因戲曰此所謂駟不及舌新語流傳俱可入啟顏錄也

